

全景展示中国陆军航空兵
★★★作训生活★★★

山豹

雷献和★著

勇者无畏
知者无敌

在繁琐的部队管理和与“山豹旅”的斗智斗勇，特别是在与武装恐怖走私集团的血火搏杀中，高天泽得以历练成长。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全景展示中国陆军航空兵
★★★作训生活★★★

铁翼

雷献和★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铁翼 / 雷献和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190-0820-8

I . ①铁… II . ①雷…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4509 号

铁翼

作 者: 雷献和

出版人: 朱 庆

终 审 人: 张 山 复 审 人: 蒋爱民

责任编辑: 胡 笛 责任校对: 师自运

选题执行: 邹 蒙 责任印制: 陈 晨

出版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010-65389152 (咨询) 65067803 (发行) 65389150 (邮购)

传 真: 010-65933115 (总编室), 010-65033859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clapnet.cn>

E - mail: clap@clapnet.cn hus@clapnet.cn

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天驰洪范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358 千字 印 张: 20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90-0820-8

定 价: 3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涉险	1
第二章	飞鹰旅	18
第三章	魔鬼训练	34
第四章	初战告捷	47
第五章	挑战新航线	59
第六章	灾情过后	74
第七章	军演风波	85
第八章	各自上任	99
第九章	融入“山豹”	109
第十章	跨越障碍	124
第十一章	阴谋未得逞	140
第十二章	“山豹”有对策	154
第十三章	“飞鹰”惨败	168

第十四章	锤炼	187
第十五章	学习与失误	198
第十六章	复职	204
第十七章	智取	218
第十八章	反思	235
第十九章	绑架	248
第二十章	带病指挥	261
第二十一章	“鹰豹”合击	279
第二十二章	最后一战	295

第一章 涉险

北方清晨的天空，细碎的云像轻薄的棉絮布满天际，远远看去，空旷悠远。连绵起伏的山峦像海浪向前奔涌，没有尽头。一只觅食的鹰，在半山腰盘旋。

一阵直升机的轰鸣声由远而近。两架涂成迷彩的直升机突然从云层中钻了出来。那只鹰被巨大的响声惊扰，箭一般向前掠去。

驾驶舱内高天泽戴着墨镜，小麦色的皮肤透出健康和成熟的男性魅力，精干的发型更让人看起来既时尚又帅气，他脸上挂着浅浅的笑意，轻松而又享受似的把握着操纵杆，在天空中划出一个漂亮的弧度。

副驾驶是一位面庞白皙、二十多岁的年轻小伙子，他叫肖航。坐在二人身后的是该机组的年轻飞行员王嘉。

肖航看着舷窗外：“看，鹰！鹰被我们超过去了。”那只鹰在直升机旁下侧飞翔。

“我们就是要成为鹰，陆军之鹰。”高天泽意气风发。

对讲话筒传来参谋长张亚森的声音：“祝贺，高参谋，新的高度诞生了。”

高天泽不以为意：“新的高度？我的期望可远远不止这些。”

肖航好奇地问：“你期望什么？飞阿帕奇？直十？”

话筒响起张亚森的声音：“小肖，你想知道高参谋期望什么？那是一个让你们‘新飞’热血沸腾的梦想：陆军航空兵成为地面战争的主角，陆航淘汰坦克而成为地面战争之王。”

肖航果然激动起来：“耶！真的？那太棒了！超级棒！”

张亚森叹息一声：“对于中国陆军航空兵，那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高天泽笑了：“梦想？兄弟，有梦想的日子生活才有味道。”

飞机轰鸣，高天泽从机舱内已经可以望见远处地面的指挥部。北疆草场某驻训基地用野战帐篷临时搭建的陆航团指挥部，里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机箱和设备，电缆线缆等都闪动着不同色彩的光，相当于一个临时塔台。

指挥台传来高天泽的呼叫声：“飞鹰，飞鹰，99180机组即将飞抵基地，请求着陆。”坐在指挥台前的无线电联络员对着话筒：“我是飞鹰，可以着陆。完毕。”

此时，额头冒汗的陆航团团长孟长久走进来喝水。无线电联络员见孟长久神色匆匆，汇报完情况问了句：“团长，你还没吃早饭吧？”孟长久摇摇头摆摆手：“不着急，等会儿再说，新飞训练，我得盯紧点。”说完，放下杯子，走出了指挥部。

直升机上副驾驶肖航望着前面，对旁边的高天泽说：“前面那个梯形台，看到了吧，目测面积差不多一平方米，怎么样，露一手吧？”

戴着墨镜的高天泽，声音很有磁性：“有没有学费？”

肖航笑了：“那必须的。我赌200你能做到。”

机舱内噪音很大，高天泽提高了嗓门：“200免谈，现在物价涨了，别以为我在部队，外面的情况就啥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了？”

王嘉打趣儿地说：“我再加一百！算开开眼界。”

“不行，低于500我不做。这是独门技术。”高天泽摇摇头，开始哄抬物价。

“小崇拜你一下，你还摆起谱来了。”肖航一脸不屑，紧接着话锋一转，豪气冲天：“好吧，500就500！”

高天泽的嘴角浮起一个得意的坏笑：“谁叫你是有钱人呢？我这叫劫富济贫！”说着，一拉操纵杆，直升机俯冲着向下飞去。

原来最早有两个飞行员为了一个飞行动作打了赌，一个输给另一个200块钱，赢了钱的人别出心裁，一块钱一根的棒棒糖买了两百根，趁巡逻的机会空投给了一个边防小学，那里的孩子特别穷苦，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第二次他再去的时候，孩子们在地面上用石头拼了几个字，‘你好，空中骄子。’他在空中看到，当时就

感动得流泪了。后来，他回来把这事一说，飞行员之间，就自然形成了这么一种规矩，大家拼技术，赢了的钱都买了书籍、帽子、围巾、学习用品什么的，送给那些贫困小学的孩子们，有的时候给边防连队送物资，也搭着送给他们一些日常用品和书籍。

那个梯形台是一个钢筋焊接成的铁台子，立体的梯形结构，底座大，上面小，不足半平方米的面积上铺着木板。高天泽操纵直升机悬停在铁台上方5米。

远处，刚刚吃完早饭出外场的陆航团副团长李少亮不紧不慢地走过来。宣传科负责给驻训做简报、拍照的80后干事刘斌，脖子上挎着相机跟在李少亮身后。

高天泽凭感觉判定着位置，前后左右做着调整，然后很柔地压低了操纵杆。肖航大概能感觉到着力点，问：“成了？”高天泽不看肖航，直视前方胸有成竹地说：“成了。你自己不是飞行员啊？还问！”

王嘉赞叹：“牛！一杆到位。我连一点感觉都没有。”

高天泽驾驶的99180直升机的右后轮不偏不斜，稳稳当当地停在了铁台子的正中央，剩下的左后轮和前轮还都悬停在空中。

孟长久的视线远远地望过来。

刘干事惊叹起来：“我的天！这就是传说中的单轮悬停啊，一大早就来了好素材！我得赶紧拍下来！”说着就朝飞机近处跑过来。

旁边的副团长李少亮瞥了刘斌一眼：“成天瞎咋呼。”又望了一眼高天泽驾驶的飞机，嘀咕了一句：“显摆。”

高天泽下了飞机，走到站在停机坪外沿观看训练的孟长久面前，肖航跟在他身后。

孟长久皱皱眉头：“你不是还在休假吗？咋跑这儿来了。”

高天泽坏笑：“想你了。”

孟长久一脸苦笑：“酸死我了。你是又想给我出啥幺蛾子了吧？”

二人边说边走进作训室。这是一间不太大的小会议室。高天泽拉开一把椅子边说边坐了下来：“我急着赶过来想跟你说正事呢，再不说都憋死我了。这次到北京参加全军陆航会议，真的是信息大爆炸啊。其他军区的一些直升机战法战术，让我大开了眼界。我感觉跟他们相比咱们这有些太落后了，整天还在训练起飞着陆，失重超重的。要是真的战争降临，随便拉出去一架飞机，能立即作战吗？所以我建

议眼光放远一点，别老盯着这一亩三分地。”

这话孟长久有些不爱听，反问：“西部战区是一亩三分地吗？光拿新疆来说，边境线就有6000多公里。不光地理位置特殊，地形更复杂，像喀喇昆仑山和西藏阿里那样的高海拔地区，运输、救灾、搜救、勘测、军事演习、边防巡逻都要用我们的飞机。抓好基础训练那才是根本，抓好了基础才能确保飞机和飞行员的安全。”

高天泽往前探了探身子，提高了语速继续理论：“是！我没说抓基础训练不对。军事专家已经预言了：武装直升机将成为未来战争一个不可替代的新型兵种。这一点跟我主张‘陆军起飞’的想法不谋而合，咱们不能拘泥于日常那点事务，也得与时俱进不是？”

孟长久摇摇头：“‘陆军起飞’？很有诱惑力的一个梦想，可对于咱们西部……”

高天泽有些激动，打断孟长久：“怎么，西部陆航军人就不配有梦想？”

孟长久盯住高天泽，一字一顿：“梦想虽然很诱人，但那只是青春期的奢侈品。”

见气氛有些剑拔弩张，在旁边围观的肖航插言：“高参，别整天把‘陆军起飞’挂嘴上了，这是军队的大决策，单凭你一个人弄不成。你还是多想想你自己怎么‘脱光’吧！”

众人哄笑。孟长久也笑着摇摇头看着这帮80后新飞们。

肖航口袋里的手机忽然震动起来。肖航赶紧站起来朝作训室外走去，与正匆匆而来的副团长李少亮擦身而过。

李少亮走进作训室，笑着问：“都聊什么呢？这么热闹。”

张亚森参谋长笑着说：“焦点访谈，研究一下高参谋的终身大事。”

孟长久望了一眼窗外，迅速起身：“哟，下雨了，得赶紧停飞。”说着，便往外走。

副团长李少亮忙说：“团长，我就是来给你报告这事来的，指挥部已经通知所有机组返航降落了。”

孟长久边向外走边说：“嗯，去看看。”不想肖航急匆匆地跑进来，差点把孟长久撞了个踉跄。

肖航拦住孟长久：“团长，你们来看看这个！”说着把手机的视频打开。

视频画面中是正在燃烧的派出所、一名警察多处刀伤的特写、被公安们抬走的尸体、一位老妇人哭泣的脸，以及正在搜捕的警察、特警们忙碌的身影。众人神色严峻起来。

孟长久问：“什么时候的事？”

“就今天早上，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边境的一个小县城，可能是一伙毒贩报复杀人，伊犁的警察和边防特警都出动了，我姐是特警，已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有7名歹徒挟持人质钻进果子沟里了，由于地形复杂，区域广阔，搜索困难，他们请求陆航支援。”肖航语速很快。

高天泽眉头紧锁：“得赶紧行动！”

孟长久一挥手：“走。”拔脚就往外走。高天泽、肖航等紧跟着往外走。走到门口，孟长久脚步一迟疑，高天泽率先出了门。

张亚森明白孟长久迟疑的原因：“团长，是不是请示一下军区司令部？我们私自飞出去有啥事情咋办。”

“是得请示。”孟长久皱眉。

肖航有点着急：“团长，赶紧行动吧，那个人质危在旦夕，你看这视频，这帮歹徒太可恶了。”

孟长久心里也急，语气上难免冲了一些：“我知道！”

这时候张亚森回头找高天泽，发现人不见了：“高参谋哪去了？不会上飞机去了吧？”孟长久也反应过来，疾步往外走去。

果然，高天泽大步流星地朝飞机走去。外面雨虽不大，但淅淅沥沥地下着。

孟长久从高天泽身后追上来，扯着嗓门：“你干什么去？”

高天泽头也不回地加快了步子：“检查飞机，研究航线。”

孟长久熟练地从飞行服口袋掏出一张地图递给高天泽。

高天泽边走边笑：“老作风没丢啊，好习惯。你赶紧请示报告去吧。”说着，一路小跑了起来。

孟长久、张亚森和李少亮回到办公室。孟长久拨通了电话：“喂，陈处，我是陆航团的孟长久，有个紧急的事情请示一下……”

肖航正往外走，手机突然又响了：“喂，还没有，正在请示。”肖航边接听电话边向孟长久办公室小跑过去，没敲门就急匆匆地推门进去，直奔孟长久，递上手机：“团长，自治区公安特警队的黄涛大队长要跟你说话。”

孟长久接过电话，语气沉稳：“喂，你好，我是陆航团的孟长久……”电话另一头，黄涛在312国道乌伊公路段的果子沟，拿着肖航姐姐肖亮的手机：“是，是，我明白，但是我们这边的情况很紧急，已经有搜救队员受伤了……我们也正在请自治区公安厅协调，希望你们能尽快协助我们……”

高天泽做完检查还不见孟长久，迫不及待地跑回办公室：“请示完了没有啊？雨停了，天也开了，起飞吧。”

孟长久给高天泽做了一个“嘘”的手势。转而对着电话：“好，好，我们尽快。”挂了电话，对众人说：“公安特警那边希望我们尽快起飞，但是军区那边命令还没来。”

高天泽急了：“老孟儿，你太死心眼了，咱们本来就是来驻训的，天气允许当然可以起飞，咱们先飞训练航线，边行动边请示不就行了么，走！”

孟长久点点头：“这倒是个办法。”

张亚森参谋长也表示同意：“我看行，两边不耽搁。”

肖航赶上高天泽：“我给你当副驾驶。”

“不行，这是突击任务，不光是训练。”孟长久拒绝了。

肖航原本兴奋的脸耷拉了下来。

孟长久接着宣布命令：“为确保这次行动成功，咱们去两个机组，张亚森参谋长，你和高参谋一个机组，我和一中队长奴尔昆一个机组，他是哈萨克族，就是伊犁当地人，熟悉情况。”

张亚森点头：“好！你做长机机长。”

孟长久转向肖航：“你去指挥部盯着，军区一有指示，立即通报联系。”

肖航有点不情愿，但也只能点头：“是。”

守在果子沟的公安干警听见山谷上空传来直升机的轰鸣声，都仰头看向天空面露喜色。大队长黄涛和肖亮对视一眼，两人露出欣慰的神色。

看准一块适合停机的草场，两架直升机降落，武装人员快速登机。肖亮身着防弹衣，全副武装，带着一支狙击枪精锐，麻利地登上了孟长久驾驶的飞机。两架直升机并列在山谷低空飞行搜索。

孟长久熟练流畅地驾驶着飞机，第一飞行中队中队长、哈萨克族飞行员奴尔昆给孟长久做副驾驶，这是一个有着像鹰一样眼睛的男人，沉着、冷静。

孟长久指示：“联络地面，军区指示到了没有？”

奴尔昆无线电联络地面指挥部：“飞鹰，飞鹰，我是……”正说着，耳机里传来一阵杂音干扰。

奴尔昆报告：“团长，信号不好，联络不上。”

机舱内，肖亮揽着狙击枪从直升机舷窗密切地注视着地面。其他的特警人员也面对面地坐在两侧，大家都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

军区副参谋长施东宇正在办公室喝茶看文件，门外响起敲门声。施东宇头也没抬地说了声“进来”，陆航处副处长陈烈应声推门而入：“参谋长。”

施东宇是个冷脸色国字脸的男人，看见陈烈，把视线从老花镜下抬起来：“有事？”

陈烈毕恭毕敬汇报：“参谋长，伊犁发生武装贩毒分子袭击派出所事件，地方公安请求陆航协助。你看……”

施东宇站了起来：“情况严重吗？”

“严重，已经有伤亡。”陈烈回答。

施东宇愣了一下，又问：“上面有没有指示？”

“还没有接到上面指示。倒是私人关系找的，咱们陆航团一个新飞的姐姐是参加抓捕任务的特警……”陈烈将了解到的情况汇报给施东宇。

施东宇迟疑了：“这事不能凭感情用事。”

陈烈点头：“是啊，地方上的事，没有上面明确的指示，真的不好办。办得好还行，万一出点啥事，对陆航、对整个战区的声誉都有影响。”

陈烈边说边观察着施东宇的脸色，下意识降低了声音：“再说了，首长现在是关键时期，凡事还是求稳点好。”

施东宇没有说话，望了一眼陈烈。来回踱了几步，神色严峻地说：“立即向上面请示，让陆航团做好准备，随时待命起飞。”

陈烈答应声：“是。”随即退出了办公室。

两架直升机还在搜索，张亚森从耳机的无线电与孟长久通话：“团长，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搜索两遍了怎么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

孟长久驾驶着飞机：“别着急，降低时速，仔细搜索，会找到的。”

奴尔昆建议孟长久：“前面还有一片林子，没准藏那底下了。”

高天泽从耳机里听到了奴尔昆的话，也对孟长久：“是啊，老孟儿，我建议扩大搜索范围！都半天时间了，毒贩早跑远了。”

孟长久向前飞着，对奴尔昆指示：“再联络一下指挥部，问问指示下来没有。”

奴尔昆无线电通话：“飞鹰，飞鹰，军区回话了没有？”

奴尔昆正在通话中，孟长久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上有几个点在晃动，便贴近了那片区域：“我好像已经看到了。”

高天泽也看到了地面上移动的匪徒：“我也看见了。”说着示意张亚森参谋长：“这边。”高天泽拉动了操纵杆，侧向飞行。

正在松树林里逃亡的毒贩们一听见直升机的轰鸣声，立刻慌了。几个人交换了下眼神分头逃窜。

孟长久指示：“前面找个安全区域准备降落，注意跟匪徒保持距离，他们有武器。”正说着，听见旁边奴尔昆的声音：“什么？陈副处长说在上面没有下达正式命令前，让我团待命起飞？现在马上返航？”

孟长久一时顿住了，直升机悬停在了空中。

奴尔昆急了：“团长，怎么办？继续着陆还是返航？”

孟长久自语：“飞机上还有人呢。”

机舱内，肖亮也从舷窗内看到了地面上移动的犯罪分子，指示队友：“检查装备，准备行动。”

高天泽见孟长久犹豫不决，着急地催促道：“没什么好犹豫的！好不容易找着了，现在回去等于白飞。我建议立即着陆。”

张亚森皱了一下眉头：“团长，我同意，既然已经找着了，把人放下去再走也不耽搁。”

孟长久略一思索，做出了决定：“好吧，按原计划找安全区域降落，放下人员立即返航。”

奴尔昆立即联系地面：“飞鹰，飞鹰，指示已收到，马上返航。”

孟长久加大油门向前方飞去，张亚森和高天泽紧随其后飞行。孟长久直飞，侧飞，连续做了几个动作，似乎都没有找到合适的着陆位置。

孟长久搜索着，对奴尔昆说：“附近都是大面积森林，要不就是石头、山洞，没有适合的着陆位置。再往前的地点，距这里大约2公里路程，他们的追捕难

度就大了，怎么办？”

奴尔昆思索着：“这种情况最适合机降。”

“就是不知道他们行不行。”孟长久犹豫。

驾驶舱舱门打开，机械师转身招呼机舱内的肖亮：“肖队长！”机舱内噪音很大，肖亮贴近机械师身边。

机械师在肖亮耳边喊：“附近没有合适的着陆点，你们能不能机降？”肖亮听完，对机械师点头并伸出大拇指，表示没问题。

孟长久用对讲通知高天泽和张亚森：“准备机降。”

张亚森回复：“收到。”

机舱门打开了，肖亮在离地18米高的直升机上，不设任何防护措施，仅靠两只手抓住一根绳索，仅以2秒的时间就第一个从高空垂直速滑着陆，身后还背着狙击枪。身手干脆、利索，一看就是特训过的。

高天泽和张亚森在驾驶舱里对前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

高天泽对肖亮的身手技能很赞叹，对张亚森说：“这哥们不错，快赶上我们特种兵了。这会要是机降不了，情况难堪。”

张亚森应和：“嗯，平时功夫下得深。”

两架直升机上的特警逐个迅速抓绳、下滑、快速垂直滑降。肖亮一下飞机，立即向前追击。其他特警也紧随其后。

贩毒分子疯狂地向前跑着，边跑边仓皇地向后开枪。

肖亮及时卧倒避弹，一个360度翻滚，抓住时机抢到有利位置，举枪便将一名毒贩一枪毙命。然后又瞄上下一个目标，正中毒贩眉心。

毒贩急了，脸上有刀疤的毒贩一只胳膊拢着人质艾克拜尔的脖子，一只手拿着枪抵着他的头，大声喊话：“你们再追，我就杀人质！”说着，便朝天鸣了一枪。

孟长久及时与张亚森对讲：“注意规避，规避，毒贩有枪，万一打到我们油箱就完了。立即返航。”说着，便握着操纵杆拉升了直升机。

张亚森回复：“收到，返航。”也立即拉升了直升机高度。

高天泽还关注着地面下的情况，似乎还想帮点忙，对讲孟长久：“等等，先规避，再看看情况，没准还有用我们的地方。”

孟长久对讲：“我们的搜索任务已经完成了，武装人员也已送到，现在重要的是安全返航。你不要再生事端，立即返航！”说完孟长久驾驶直升机掉头返航，张亚森驾驶飞机紧随其后，也准备掉头。

地面上激战正在进行，毒贩中有维吾尔族，有汉族，已被击毙多人，眼看就剩下三人，已被逼到了一个悬崖边上。

特战队员们都在各自的隐蔽位置，随时等待机会射击。

刀疤脸挟持着艾克拜尔：“出来！你们不出来，我就杀了他！”毒贩嘴唇颤抖，声嘶力竭：“出来！把你们的枪都交出来，不然我马上杀了他！”肖亮和周围两个特战队员交换了一个眼色和手势，然后独自闪了出来。

刀疤脸呵斥：“把枪放地上！”

肖亮规规矩矩地将狙击枪向前放去，边探身边接近刀疤脸。突然，肖亮上前，一把扑倒了毒贩手中的枪，对艾克拜尔喊：“快跑！”小艾克拜尔见状机智地向特警那边跑去。

刀疤脸很快爬了起来，扑向肖亮与其近身格斗。

剩下的两名汉族毒贩中的一人举枪要射艾克拜尔，被掩护的一名特警击中了胳膊。

另一名汉族毒贩在一个角落举枪瞄着肖亮，但是肖亮与刀疤脸距离太近，怕伤及同伙，始终没有机会开枪。

刀疤脸自知已经没有了活路，情绪激动下将肖亮逼至悬崖边上想同归于尽。危亡时刻，肖亮双手扒住了山崖上的老树枝蔓，整个身体悬在了空中。而刀疤脸直接摔下了山崖。

已经掉头，准备返航的高天泽在余光中好像看到了什么。回头一望，发现肖亮悬在悬崖上，晃晃悠悠的。

张亚森也看见了，惊叹一声。

高天泽当机立断：“救人！”说着就要拉操纵杆贴过去。

张亚森急了：“小心，毒贩有枪！”

高天泽已经拉动操纵杆过去了。

肖亮悬在半空中，周围是湿漉漉的泥土，想爬也爬不上去。刚刚隐藏在角落

的汉族毒贩迅速调整位置，准备趁机射杀肖亮。另一名胳膊受伤的汉族毒贩也举枪瞄准。

这时，高天泽驾驶的直升机正在靠近，肖亮看见了，毒贩也发现了，未中弹的毒贩把枪口抬高了位置，竟然瞄上了驾驶舱内的高天泽。

张亚森很紧张，提醒高天泽：“拉高，拉高，旋翼气流太大了，反而把他晃下去了。”

高天泽拉高了直升机，脱离了毒贩的瞄准，同时迅速放下软梯。肖亮看见距自己不远处直升机上坠下来的软梯，目测距离，准备起跳。

汉族毒贩见直升机飞高，又将枪口瞄回了肖亮，并向前移动举枪准备射击。关键时刻，“砰”的一声枪响，负责掩护肖亮的特警抢先开枪，击中该毒贩太阳穴，毒贩应声倒地。

悬崖上的树根枝枝蔓蔓地有些松动，肖亮也有些体力不支了，身下就是悬崖深渊。肖亮看准了位置，一咬牙，飞身扑向软梯，两手一把抓住绳索，然后敏捷地向上爬去。

最后那名胳膊中弹的汉族毒贩，一看大势已去，索性站起来直接瞄准空中的肖亮射击。另一名负责掩护的特警干脆利落地将其一枪击毙。

悬停在不远处的孟长久将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见肖亮获救，才松了一口气，额头上渗出一头冷汗。旁边的奴尔昆也紧张得瞪大了眼睛。

孟长久忙对讲高天泽：“人已获救，返航！”

高天泽脸上露出了笑容，兴奋地回话：“收到！”

张亚森也出了一身冷汗，这时才长舒了一口气。拉动操纵杆，返航。

公安和武警部队都在果子沟的北出口赛里木湖集结。赛里木湖前，绿得出油的草场上开满了小野花，天已放晴，在下午金色的阳光映照下，草场上停着的两架直升机与远处湛蓝湛蓝的湖面、天空相映生辉。

特警大队长黄涛、武警方面有关领导和两个机组人员热情地握手。

黄涛激动地一边逐个与飞行员握手，一边赞叹：“今天多亏了你们，才保证我们顺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所有的毒贩都已击毙，最关键的是，在最短时间内成功解救了人质。太感谢了！改天，我向西部战区替你们请功！请你们喝酒！”

孟长久很实在：“客气了，你们的任务比我们重。辛苦了！”

平时激情澎湃的高天泽此时倒是显得很低调、内敛，最后一个跟黄涛握手。

黄涛握着高天泽的手，衷心地说：“特别是高参谋，谢谢了！”

高天泽还是那种一副不以为然的笑容：“没什么，分内的事。对了，你们那个特警小兄弟真不错哎，有前途！”

黄涛一愣：“你说哪个？”

“就那个狙击手啊！”高天泽说着，转脸四处找着肖亮的身影。

远处，肖亮正在脱防弹衣，一场激战，让她着实出了一身汗。

高天泽的视线找到了肖亮。回眸的瞬间，肖亮恰好摘掉了头上的防护帽，一袭乌黑的长发丝般飘散下来。清风拂面，在远处波光粼粼湛蓝湖水的映衬下，显得尤为生动。

高天泽顿时有点看傻了。

黄涛顺着高天泽的视线方向看去，笑问：“你看她是小兄弟吗？那是我们的警花中队长，肖亮。”

众人都回头看向肖亮。

肖亮礼貌地点头笑笑，干练地朝人群走来。她的视线首先落在了高天泽脸上，二人视线相撞，又迅速分开，肖亮还以一个礼貌而有分寸的微笑。

黄涛对肖亮说：“有人正夸你呢！”

肖亮笑了，有点腼腆，完全不像执行任务时那种锐气。

机组的成员也都很意外。

孟长久由衷地说：“我们都以为是特种兵呢，原来是个美女。真不简单！”

武警的一名队长插话：“女中豪杰呀！”

张亚森对高天泽开玩笑：“看来你今天是歪打正着，英雄救美了啊……”

肖亮一听，回头看高天泽：“是你救的我？我正想问问救我那个飞行员是谁呢！”

高天泽笑得有点不好意思，然后摆酷：“呃，算是吧。是我们机组。”转而一想，问：“你是……肖航他姐？”

肖亮惊奇地说：“是啊，你不会是……高天泽？”

高天泽笑了：“你知道我？”

肖亮爽快地伸出手，和高天泽握手：“肖航老把你挂在嘴边，我的耳朵都磨出老茧了。我正要谢谢你呢。这么危险救我……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